

校總農雅劉 編主駱家楊

世界文庫

要刊部四

道家佚書輯本七十種
陰陽家佚書輯本二種

中國思想名著之一

世界書局印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子編道家類十七種

伊尹書一卷

辛甲書一卷

公子牟子一卷

田子一卷 周田駢

老萊子一卷

黔婁子一卷

鄭長者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補

任子道論一卷 魏任昉

洞極真經一卷 魏關朗

唐子一卷 吳唐滂

蘇子一卷 晉蘇彥

陸子一卷 晉陸雲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 晉杜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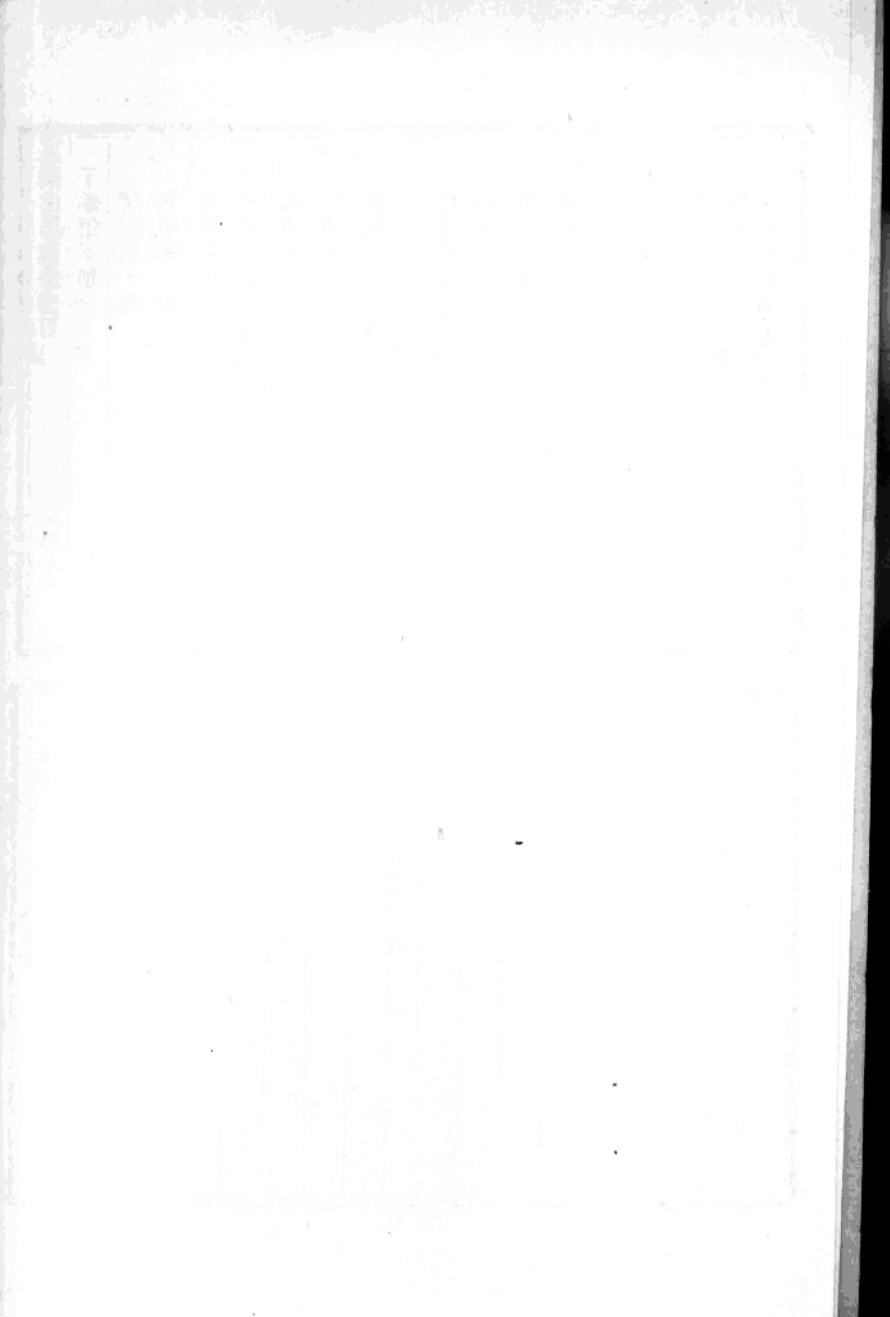
孫子一卷 晉孫綽

符子一卷 晉符朗

少子一卷 南齊張融

夷夏說一卷 南齊顧歡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補



伊尹書一卷商伊摯撰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干王道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是伊尹名摯也詩商頌長發鄭康成箋阿衡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是阿衡乃伊尹官號非名也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何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

伊尹書序

相重誣之也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父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劉向七略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見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卽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遂以割烹傳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托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阻職貢之策與戰國術

士語近殆所謂依託者乎今亦不能區分統畧一編依班志入道家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伊尹書序

伊尹書

商 伊摯 撰

四方令

逸周書曰伊尹創獻商書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費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瀛深九夷十蠻越瀝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韓 鰓之醬鮫肢利劍爲獻正南風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瑋

伊尹書

二

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南崐崙狗國鬼親枳已聞耳貫胸離離巨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程匈奴樓煩月氏蠟犁其能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駃騠嬰良弓爲獻湯曰善

逸周書王

會

本味

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燔以燧火費以犧豕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

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其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熱而不爛甘而不

伊尹書

二

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鴈之翠述蕩之擊虎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鮑醢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藿水之魚名曰鱸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詩木之華指站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餘薺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蒨招搖之桂越駘之菌鱧鮓之醢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

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許慎說文解字禾部秬字

山之禾南海之秬集韻去聲三十七号秬字注同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岷嶓

之井沮江之巨名曰搖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

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

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

有甘槠焉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

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驅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

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

人也聖王之要矣豈越越多業哉呂氏春秋本味篇

先己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

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齊

其大實用其新棄其陳腴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

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

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呂氏春秋先己篇

九主

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廣本紀九主者有法

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

九品圖畫其形劉向七略別錄

區田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

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

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方凡

區種不先治地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

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

間分爲十四道以通行人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

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橫鑿町爲溝溝一尺深亦

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

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

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

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

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

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
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
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一寸一溝容九株一畝
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
一尺區種天旱常澁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
深各六寸間相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
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
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
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七寸

漢書

五

七

齊民要術引作九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
寸據後漢書注改

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

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

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焚之

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剗

鎌比地刈其草矣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范蠡之
述伊尹區田後漢書劉般傳章

懷太子注以上農區田以下文選卷五十三
叔夜養生論李善注引上農區田至得百斛文句

皆小

雜篇凡佚文無篇目可
雜篇考者統錄於後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邪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
則不可爲也子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
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
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始不吉也湯曰奈何伊
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
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
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
國家昌韓詩外
傳卷三

伊尹書

六

八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
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
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
尙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
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
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
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
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
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耆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遠憂下無邪惡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劉向說苑
君道篇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
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伊尹也

七

九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羣取去
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闕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
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
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
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
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說苑臣
術篇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主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

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

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同上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後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伊尹書

八

湯乃與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說苑權
謀篇

辛甲書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傳以爲周太史
劉向別錄以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
之周文王以爲公卿封長子漢藝文志道家有辛甲
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春秋襄四
年傳魏絳施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
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並附考爲卷
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
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課虛而
叩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辛甲書序

辛甲書

虞人之箴

周 辛甲 撰

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默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纒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
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

春秋左傳
襄四年

散篇

周公旦已勝殷幣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

辛甲書

不如服厥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

韓非子
說林

公子牟子一卷周魏公子牟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引摭摭可補四篇之缺理見其大清辯滔滔宜乎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咤而舌舉也歷城馬國幹竹吾甫

附考

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諸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史記周本紀裴駭集解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杜預注辛甲周太史孔穎達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

漢書藝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公子牟子

周 魏公子牟 撰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於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

公子牟子

十五

沒足滅跗還軒螭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賁山商蛇馳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踞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焉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闔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秋
水篇

公子牟子

二

十六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目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

首而駢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憺憺

乃輦建倍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戰國策趙

策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引桓子新論曰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附治

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纓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

者非為其敗纓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吾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

此非輕國於二尺纓之制耶王無以應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七引魏牟見趙王至

敗纓而冠不成與纓作纓約用此篇之義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公子牟子

三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莊子作中山公

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莊子無猶瞻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呂氏春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

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莊子讓王篇

密為篇 淮南子 道應訓引作詹子 呂氏春秋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之言牟幾忘

語吾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

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
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劉向說苑 敬慎篇

「公子牟子

四

一十八

田子一卷周田駢撰駢齊人與慎到接子環淵皆學黃老之術皆有所論附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略異同參訂校補並附考爲卷其說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始尸子所謂田駢貴均者邪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田子序

十九

田子

周田駢撰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淮南子無者字

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呂氏春秋引無此願聞齊淮南子無

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淮南子作

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淮南子材願王察

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呂氏春秋作願王之駢

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

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

田子

二十九

五帝以昭神明以鴻呂氏春秋引至此已雖無除其患害天

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

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淮南子引

連自取齊國之政焉下呂氏春秋執一篇淮南子道應訓並引此節詳略不同互參訂補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

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

眾也呂氏春秋用眾篇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

遜敏田子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

謂田駢曰客士與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奔
斂士所術施也士所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
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蛋成空窺哭歷身
必不長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
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
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如陵上之木滔滔
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
素樸呂氏春秋
士容篇

田子

二

附錄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史記孟子
荀卿列傳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漢書藝文志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虛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此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莊子齊
篇天下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田子游錄

三

二二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同上

田子貴均子尸

陳駢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呂氏春秋不
二篇高誘注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宜而願爲役田

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

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

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宜貴養子

鍾徒百人不官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齊策

老萊子

周 楚老萊子 撰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邛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邛去汝躬矜與汝容智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而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鰲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而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

老萊子

二四

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勸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外物篇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問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願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事君道行言聽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敝舌

老萊子一卷周楚老萊子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萊

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脩道而養壽也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注楚人與孔子同時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子皇甫謐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爲卷家宛斯先生釋史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二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

老萊子序

二五

同也翰案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綽遊天台山賦躡二老之元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矜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爲老聃國策或謂齊黃引老萊子教孔子事君但言孔子亦即指子思非仲尼也穆公時老萊猶存此所以稱壽者與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子抗志篇

國策或謂齊黃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耄耋也

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

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尸子引老萊子

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續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皇甫謚島

傳士

老萊子

二

二五

附錄

孔子曰德棊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

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大戴禮記

衛將軍文子篇史記索隱引有國無道二句

老萊子者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脩道

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

史記老萊子列傳

老萊子古之壽者

劉向七略別錄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

爛衣裳取樂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鵲烏

老萊子附錄

三

二六

於親側

後漢書注引列女傳

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蓬蒿爲室

枝枝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

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

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

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

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銖鐵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

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爲

老萊子人莫知其所終也

皇甫謚島高士傳

黔婁子

周 黔婁先生 撰

子曰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

曹庭棟逸

語引黔婁子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驅鑣訪憲焉憲攝

敝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

無財謂之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

憲同上引黔婁子 案此節韓詩外傳卷一劉向新序卷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无能子皇甫謐高士

傳皆引之文句小異茲引作黔婁子在五家書前當是原出處也

黔婁子

二八

並附考爲卷云應城馬國翰竹吾甫

黔婁子序

二七

黔婁子一卷周黔婁先生撰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先生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諸侯又言著書四篇言道家之用號黔婁子漢藝文志道家黔婁子四篇注齊隱士守道不調威王下之廣韻去聲十九候婁字注引漢藝文志有韻婁子著書黔作韻與今漢志文異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者惟曹氏庭棟搜採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薛據孔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聖言一節記原憲重一節所據之書當爲不傳秘本既不可攷姑依錄之